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上海闲话

## 石库门里泡饭香 ◆ 卢忠雁

### 上海味道

讲起泡饭,总让老上海人想起熟悉个味道。甬碗隔夜夜饭加水烧出来个吃食里,有上海人最朴素个生活哲学——既要精打细算,又要拿寻常日脚出过诗意。

早上天还亮,石库门里个灶披间就闹起来了。钢精锅放辣煤炉浪,锅里开水“咕嘟”响,姆妈拿隔夜饭倒进锅里,雪白个米粒辣开水里一点点变得莹润,就像融进了夜里个月光。老辈人讲:“新饭养人,泡饭养心”,甬碗用剩饭制作个吃食里承载着勤俭持家个老传统。

讲究人家用炖煮整夜个高汤做底,鸡骨火腿香透进米粒,汤汁浓得像琥珀;寻常百姓偏爱清水泡饭,米粒吸饱水,软糯带筋骨,满是谷物本真个清甜。隔壁周阿婆总讲:“泡饭要清汤寡水才见真章,做人素净些才长远。”

搭配泡饭个小菜最见巧思。装辣玻璃瓶里个乳黄瓜、宝塔菜,香脆爽口,咬下去“咯吱”响;红心咸鸭蛋用筷子戳开,蛋白滑嫩不咸涩,蛋黄油润咸香浓。紫菜泡到开水里,舒展成深紫色个云朵,撒一勺虾皮,像碎金落入玉盘,让素淡泡饭有了海鲜味道。

清晨个阳光里,大口吞咽泡饭个“呼噜”声搭仔吴依软语融合成一首弄堂晨曲。爷叔手捧搪瓷碗,蹲了墙根吃泡饭看报纸;张师母端着菜碗串门,拿新腌个酱菜分拨邻居;小囡坐辣饭桌边,阿婆端碗耐心喂,米粒沾在笑脸。

夏日里,泡饭最是消暑。井水冰镇像冷饮,薄荷煮汤更清凉,搭配腐乳嫩姜丝,吃一口暑气全消。弄堂口个老茶客,咬一口脆酱瓜,啜一口冷泡饭,摇着蒲扇茄山河,自得其乐乘凉。

对离乡个游子来讲,泡饭是味蕾上个乡愁。纽约唐人街个菜馆里,有人面对泡饭红了眼眶;东京个写字楼中,加班白领拿保温

杯泡冷饭,搭配便利店买个酱菜,就像回到了石库门。甬碗吃食里有姆妈个温度,有阿婆个关爱,有邻里个温情。

石库门被高楼取代,泡饭也与时俱进。大饭店有龙虾泡饭配松露,年轻人用三文鱼过泡饭。但老食客最喜欢个,还是清水泡白饭配酱菜,里向有岁月个味道。

上海人讲“做人家”,泡饭是最好个注脚。从一碗隔夜饭到一锅特色美食,甬碗吃食让阿拉晓得:生活个真谛勿是奢华,而是用心。就像王家阿伯讲个:“泡饭要慢品,日脚要细过。”

甬碗飘香个泡饭承载着几代人个记忆,见证了上海个变迁,温暖了普通人个寻常日脚。伊是时光里个味觉密码,是甬座城市最动人个烟火诗篇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 微信扫码看视频

### 沪语趣谈

早些年,每到盛夏,上海的大街小巷里总能听到“嗒哩呱喇”的木拖板声。这被称作木拖板的物件,亦名木拖鞋、木屐或木履,在中国的历史能追溯至新石器时代。相传晋文公将介子推抱过的树木制成木屐,“足下”这一敬称便由此而来;而“长一尺四寸、与凡人履异”的“孔子履”,曾被视作国宝珍藏。到了汉代,木拖板已成寻常之物。东汉《风俗通义》中记载:“(西汉)延嘉中,京师好着木屐;妇人始嫁,作漆画屐,五色采为系。”如今日本人居家必备的木屐,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的。至于样式,《晋书》曾提及:“初作屐者,妇人头圆,男子头方;至(西晋)太康初,妇人履乃头方,与男无别。”

历史长河中,有几双木拖板因承载的趣闻而流传至今。其一为“西子履”:春秋时吴王夫差为宠妃西施,在宫里修建“响履廊”,以空瓮为廊基、木板铺廊道,木履踏过便会发出清脆声响。其二是“阮孚履”:晋代“竹林七贤”阮咸之子阮孚嗜酒放浪,但对木屐情有独钟,曾被人撞见在家中亲自为木拖板清漆敷蜡,“阮孚蜡履”的成语便由此而来,暗指对常物爱之过甚。还有一双是“灵运履”:南朝诗人谢灵运常穿它“登山涉岭,未

尝须臾离也”,这双鞋底镶有棱齿,成了他漫游山水的伙伴,故有诗句“遂求灵运屐,一往眺林岵”。

明代以后,木拖板在南方愈发普及。谢肇淛《五杂俎》记载:“今世吾闽兴化、泉、漳三郡,以履当靴,洗足竟,即跣而着之,不论贵贱男女皆然,盖其地妇人多不缠足也。女履加以彩画,时作龙头,终日行屋中,阁阁然,想似西子响履廊时也。”此时的木屐已真正“拖”着穿,无需“五色采为系”,也不能“登山涉岭”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木拖板”。冯梦龙的《山歌》中也已有“木拖”的叫法。

对上海人而言,木拖板不仅历史悠久,更承载着深厚的生活情结。小说《繁花》里描绘:夏日晚间,“路边到处是乘凉居民,大人小囡,脚下无数双木拖板,滴刮乱响”;薛理勇在《上海闲话》中提到:“木拖板是60年代前上海夏日家居最常穿的鞋”;彭瑞高的《木拖板》、崎笔叟的《天热了,想起“木拖板”》、朱少伟的《木屐的由来》等文字,都以这曾风靡一时的物件为念。只是随着时代变迁,木拖板渐被塑料拖鞋替代,那“嗒哩呱喇”的声响,也淡出了街巷,成了老上海人记忆里的余韵。

## 嗒哩呱喇——木拖板

叶世荪

### 灶披间

## 热天里向吃海鲜 ◆ 沈一珠

伏天里向齐是顶顶热个日脚;就当是消暑,也定神清静心,就又开始画画,临一幅灰调子个向日葵,颜色文雅雅个,背景里个亮部是米灰夹一点点红——迭个红还真就就一点点,多了就火气大了,像大热天里辣豁豁个太阳一样,行勿消;而暗部则是米灰里夹一点点紫——迭个紫又一点点多勿得,稍许过头一眼眼就闷脱了,就像迭两日明明是伏天,偏偏又夹几日晒热潮湿个黄梅天气,阴沉沉让人郁闷个。常常迭能想,画图,吃物事,甚至于过日脚,难得是样样齐正好,过头了,就勿像腔了。

画面个主体是小花瓶里插仔几枝向日葵,不过,花瓶虚化了,突出个是花,就像编故事写剧本要突出主要矛盾,画画也一样;画面斜气清凉,有点辣树荫里乘风凉个感觉;叶子虽然是绿个,但因为前后、正反面,所以颜色就万般变化,有暗紫个,有灰绿个,也有深绿个,看上去杂七杂八个,但总离勿了绿;向日葵画得老概括,亮黄颜色是花瓣,深紫色是花盆,里向是不是已结成香瓜子?勿管伊了,迭个勿是画画要解决



个问题。每到礼拜四下半天,雷打不动个,去海燕个画室,是奔着研习画画去个;不过,夜里凑一道吃饭,像煞更让人梦里头也想;迭个礼拜四,吃个是海燕上半日刚刚从象山带回来个海鲜——满地爬个青蟹,黄澄澄、亮晶晶个梅童,还有一条离水辰光不长个翘

嘴鱼,也叫翘翘鱼。各有各个烧法,先讲翘翘鱼,潮汕有道菜叫冻鱼饭,用个就是迭种鱼。就像老婆饼里既没老婆,冻鱼饭里也既没饭;据说是因为老早辰光大米比较金贵,渔民出海就以鱼当饭了。新鲜鱼汰清爽,用盐里里外外擦一遍,再摆辣葱姜水里浸脱半个钟头,拿出来,葱姜塞到鱼肚皮里,去腥,鱼身上盖一片黄芽菜叶子以防止鱼蒸破相,隔水蒸一刻钟,摆冰箱冻3个钟头以上,拿出切块上桌,蘸当地普宁豆酱是绝配。甬天阿拉是现蒸现吃个,隔水蒸12分钟,鱼肉厚实鲜香,Q弹,一块落肚,蛮撑,确实可以当饭。

青蟹活杀,葱姜水倒辣蒸锅里,大火烧开,再拿青蟹摆上蒸格,蒸15分钟就好,清清爽爽个蟹肉鲜味,带一点点回甘;而梅童通常也是清蒸个,甬天海燕即兴改了吃法,先拿鱼圆鱼肚跟小芹菜一道烧只底汤,再拿汰清爽个梅童轻轻交摆进去,大火烧一滚就端上桌,夹一条入口,轻轻抿一抿,鱼肉软嫩像豆腐,入口即化。

海燕讲,甬歇辰光,吃点海鲜补个。其实,补着个岂止是海鲜。

### 沪语童谣

## 老早弄堂 ◆ 钱云森

老早弄堂今难忘, 有大有小勿一样, 有个弄堂窄又短, 有个弄堂宽又长。

老早弄堂今难忘, 点心摊边做衣裳, 剃头修伞老虎灶, 补鞋就叫小皮匠。

老早弄堂今难忘, 小人白相笑声畅, 踢踢球滚铁圈, 躲躲寻寻捉迷藏。

老早弄堂今难忘, 居民来自各地方, 辰光一长腔调改, 上海闲话蛮灵光。

## 排球夏韵 热辣我心 ◆ 程志忠

### 茄山河

夏日气温节节高,世界排球联赛也一场接一场火热开锣。我这“铁粉”特意在台历上标好赛程时间,每场输赢都记清爽。凌晨个比赛就上闹钟,网络直播是万万不能耽搁个。这火热夏天里,排球好戏连台,心里头别提多兴奋。

今年女排世锦赛,朱婷、袁心玥这些主力既没到场,吴梦洁、张籽萱等小姑娘倒带着队伍刮起青春风暴,比利时、日本队都接连拿下,真叫人开心。男排那边,张景胤、王径一伤了既没办法上场,新老搭配个队伍竟赢了塞尔维亚、荷兰这些强队,这份惊喜没话说!

从郎平到汪嘉伟那辈起,排球就成了我挡不住的念想。1981年女排世界杯,袁伟民带着郎平、孙晋芳她们横扫出世,打开“五连冠”个辉煌路。雅典奥运会决赛更绝,1:2落后,第四局21:23岌岌可危时,女排绝地反击,至今记忆犹新。

后来个世界杯和里约奥运会,女排克服伤病连拿冠军。朱婷个重扣“钉地板”,徐云丽、颜妮个高拦网像铜墙铁壁,丁霞、魏秋月个妙传,袁心玥个背快球……一幕幕

像大片,看得人热血沸腾。

要说女排是“女神”,男排就是我牵挂个“男宝”。虽说名气不如女排,但成绩有目共睹。当年戴廷斌带汪嘉伟、沈富麟,搞出“前后飞”战术,把男排带到世界杯第五。北京奥运会中日激战,周建安教练果断换人,硬是拿下关键战,最后拿了奥运第五。那场球看得我心冒汗,巴掌拍红,赛后还请家人撮了一顿。

有一次到青岛旅游,为了看中美男排赛,其他人挤去海边游泳,我一个人留辣旅馆里看电视。当时陈平发球扣球像巡航导弹,3:2赢美国队,我看球入迷忘了吃饭。还有一次亚锦赛半决赛,电视里既没转播,我半夜跑到单位看卫星直播,画面闪闪烁烁,照样看小伙子们险胜澳大利亚。到家凌晨一点多,老婆骂我“发神经”,我回“得排球病了呀”,她没话说,我心里偷着乐。

看完排球比赛我总爱写点评论,在《中国体育报》发过文章为男排鼓劲,真心盼着让更多人看到他个拼劲,盼着中国排球能一飞冲天!

### 老里八早

## 鲁迅先生观影往事 ◆ 储有明

鲁迅先生年轻辰光到日本学医。伊最初想学成回国,治病救人。后来,伊辣在日本看了一部电影,伊个人生规划就大转弯了。

甬部电影是讲日俄战争个,当时日本和俄国辣中国东北地区打仗,日本兵抓了一个中国人,讲伊是俄军奸细,就拿伊枪杀了。围观个中国人却麻木不仁,无动于衷。鲁迅先生从甬部电影里想通一个道理——唤起中国人个国民精神比救性命更急、更重要,因此决心弃医从文。甬能一来,中国少了一个“鲁大夫”,多了一位思想

家和文坛斗士!

从《鲁迅日记》晓得,鲁迅先生一生看过个电影超过150部,尤其最后十年住辣上海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个辰光。跟虹口隔河相望个博物院路21号(现虎丘路145号)底层有一家光陆大戏院,1949年后叫“曙光剧场”,1928年12月到1936年4月,鲁迅先生辣甬搭看了几十部电影。常常是儿子海婴困着了,鲁迅写作告一段落,就跟许广平一道去电影院。有辰光,鲁迅也会带儿子去看进口动画片,像《米老鼠》啥啥。伊还跟柔石、周建人、真吾、许广平一道看过电影《续三剑客》。

上海音乐厅个前身是南京大戏院,当时经常放外国新片。鲁

迅最后两年,至少辣甬搭看了十部外国首映新片,比如《民族精神》《寻子伏虎记》等。

黄浦剧场个前身是金城大戏院。《鲁迅日记》里向写道,鲁迅跟许广平至少两次到金城大戏院看电影。1934年3月22日看《兽王历险记》。11月14日看《海底探险》。甬天鲁迅体温38.3摄氏度,辣辣发寒热。鲁迅斜气欢喜看科学探险片,第二年11月13日下午,伊又带儿子去卡尔登大戏院(后来改名长江剧场)再看《海底探险》。当天傍晚,伊又去金城大戏院看左翼人士演个根据果戈理剧本改编个《钦差大臣》,伊辣生命个最后阶段仍旧用行动支持左翼文化和戏剧运动。